

人文观察

11月10日,浙江杭州临安区峡谷源村,不到下午1点,4岁的儿子拉着王秋冉就往村文化礼堂走。今天,杭州新青年歌舞团来村里惠民演出。许多孩子围拢过来,看搭台、看彩排,还摸摸道具。等到2点半演出开始时,现场已是人山人海。

“我们等候的时间比演出的时间还长呢!”王秋冉说,“经常是这样,盼着他们常来。”

20年来,杭州新青年歌舞团始终扎根乡间沃土、惠民服务,从一个“草台班子”成长为全国首家新三板挂牌的民营文艺院团、浙江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找到了一条民营院团发展的新路子。

送文化——

每年送戏200多场,扎根乡间创作作品,抓住老百姓的心

萧山区衙前镇,一场大雨突然降下,台下的村民却迟迟不走,演员们转头一看,喊一嗓子:“都去长廊!”于是,演员们在长廊里继续演,观众蹲在一旁看,站不下的,就打着伞围着看。

“我们始终被大家喜爱和需要,十分感动。同时也如履薄冰,一定要把服务搞得更好!”杭州新青年歌舞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轩说。

2004年,舞蹈专业出身的张轩来到杭州组建新青年歌舞团。七八位演员聚在一起,在城乡接合部租下一间民房,地面坑坑洼洼,夏天是闷罐子,冬天到处漏风,演员们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演员们将舞台搭在老百姓“家门口”,最多时一天在各个村辗转演出两三场。舞蹈演员、现任新青年歌舞团团长的曾凡思一年最多演出200多场。

可是,新青年歌舞团的发展模式与其他民营院团并无多大差别——被动等演出、主动要演出。由于缺乏自主性和竞争力,濒临解散。

2007年冬天,为应对发展危机,队员们讨论后认为:制约院团发展的根本问题是“没有‘金字招牌’‘拳头产品’”,“有戏才能‘有戏’!要主动创作优质作品,抓住观众的心,积攒人气,稳固地位。”

戏从哪里来?一年在村里演出200多场,新青年歌舞团对老百姓的喜好太了解了——现实题材作品和传统艺术节目最受欢迎。大家意识到,“我们过往3年的奋斗经历,有血有肉、有笑有泪,不正是很好的素材吗?”

集中精力搞创作。2008年,情景舞剧《在路上》被创排出来,讲的是一群外来务工者在生存的挑战中挣扎、拼搏的故事,几乎每个情节都取材于真实生活。

曾凡思坦言:“每次跳完都会哭,这是我们自己的经历、岁月的苦累、心中的梦想啊!”

戏到哪里去?排练完成,《在路上》首先走到工地。“这不就是我们的故事嘛!”不少观众边看边抹眼泪。台上台下的共鸣,无缝契合。

演员们知道,“我们抓住老百姓的心了!”

《在路上》先后在各个工地演出几十场,场场爆满。

各界好评如潮,《在路上》获得包括浙江省戏剧节剧目奖等在内的多项大奖。

从扎根人民中得到艺术的馈赠,多部优秀作品相继问世——《词风·水调歌头》展现中华传统诗词文化,获得中国舞蹈“荷花奖”;《寻找雷锋》讲述青年进城务工人员助人为乐的故事,人物鲜活生动,弘扬了正能量;反映田间地头劳作场景的群众文艺作品舞蹈《作裙》,深受老百姓喜爱……

金杯银杯和老百姓的口碑都赢来了,新青年歌舞团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在路上》盈利30余万元,《词风·水调歌头》盈利400多万元……”张轩说,2013年起,新青年歌舞团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演出稳定增长,团队扩大到百余人,还参与了G20杭州峰会文艺演出等国家级演出。

走得再远,新青年歌舞团的坚守始终没变——时刻不能脱离基层。于是在机制上特别强调:所有编导和演员晋升的首要标准是送戏下乡必须超过500场,否则一票否决。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我们始终的坚守。政府支持,群众欢迎,还带来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有戏演、有钱赚,院团就有前景、有希望。”张轩说。

“一条运河村中穿,我家是那新新的岸……”晚上8点,萧山区临浦镇一村的文化礼堂灯火通明,婉转的村歌传得很远。“发音要更准一些,气息要稳,注意连贯性……”浙江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硕士研究生朱昶宇,逐字逐句地给村民合唱队队员辅导。“老师很专业,也很耐心,我们都在努力学,争取唱出咱村的精气神!”拄着拐还认真学唱的村民涂晓琳说。

涂晓琳坦言:“搁在以前,村民是很难找到专业老师培训的。”

每年送戏下乡200余场,新青年歌舞团也看到了基层文化的短板——设施利用率不高,活动不成体系,

舞蹈按照服务清单和百姓需求,派出专人长期驻扎基层一线,向老百姓提供一揽子公共文化服务。

“文化管家”也成为老百姓对派驻人员的亲切称呼。按照老百姓的说法,“光是在村子里看见一个个90后、00后文化管家青春的活力,便想跟着唱唱跳跳。”

在衙前镇,企业多、年轻人聚集,文化管家李丹迪便有针对性地请来书法、八段锦、瑜伽等专业老师,让上班族有一个充实的午间。

“文化管家做培训、建队伍、搞活动,我们有求必应,请来的老师水平高!”村民何飞娜说。

“诸生妙制、名噪洛阳”,说的是萧山区戴村镇顾家溪村的省级非遗项目顾家溪手工造纸技艺,可年轻人却很少了解。文化管家走村入户时了解到传承人宣传推广的期待,便迅速联系新青年歌舞团的国家二级演员李建平。李建平来到一线,创作了舞蹈《纸日》,乡村舞蹈团凭此在全省获得群众艺术金奖,许多年轻人也对此项非遗产生了兴趣。

有了文化管家的助力,更多村民从“灶台”走向“舞台”,更多传统文化被更好地挖掘、传承、弘扬,文化礼堂也更热闹,空间效能稳步提升。截至今年10月底,文化管家打造一镇一品项目近200个、一村一品项目近1000个,培育近1万支群众文艺团队,服务群众1200多万人次。

李国新表示,作为专业的社会力量,新青年歌舞团创新服务机制,有效拓展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文化管家一方面对接老百姓的需求,让群众的文化生活丰富多样;一方面调动自身力量和

杭州新青年歌舞团坚持送戏下乡,培育艺术人才,创排优质作品——

『草根』剧团深耕乡土二十载

本报记者 郑海鸥

文化队伍不多……

广大群众的文化需求变化也被看在眼里。张轩说,早些年,老百姓常常是里三层外三层把演员围起来。为什么?看稀奇,连演员化妆都好奇。往后,老百姓就问我们:“能不能不要演完就走,再教我们几个节目?”

北京大学教授、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李国新表示,近年来,我国基层尤其是农村的公共文化硬件设施都建了起来,但普遍面临有阵地、缺服务的问题,尤其缺乏长期、专业服务,其症结在于缺乏人才。

2015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

新青年歌舞团马上开始探索——在基层留下带不走的专业队伍。

2016年,新青年歌舞团创新推出文化管家服务模式——由政府购买,新青年歌舞团

广泛的社会资源,让民营院团的专业人才有了更多用武之地。这一举措实现了文艺与人民的“双向奔赴”。

优服务——

“红色文艺轻骑兵”走村入户,推动乡风文明更上层楼

孔璐瑶出生于1999年,喜欢跳舞、主持,大学时就是文艺骨干。毕业后,她应聘成为文化管家。“做自己喜欢的事,还能影响更多的人,很开心。”孔璐瑶发现,通过文化活动,村民和村子有了可喜改变,“比如,为排好一个节目、为村里争取一项荣誉,大家眼里都是带光的。一段时间下来,乡亲们积极向上、团结进取、密切沟通,个人面貌和集体面貌都焕然一新。”

像孔璐瑶一样,更多年轻的文化管家在乡间找到了事业的方向和人生的价值,也慢慢改变着农村的精神面貌。

柴燕丹曾在乡镇文化站工作15年,2019年加入新青年歌舞团成为文化管家。柴燕丹说:“背靠新青年歌舞团团队,平台大、

资源多,有能力和渠道找到更多高水准的老师为村民服务。”

文以化人、润物无声,新青年歌舞团送戏下乡、文化管家驻扎基层,无疑是巩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和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举什么旗、走什么路,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清清楚楚……”在萧山区党湾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新青年歌舞团用一场快板书开展理论宣讲,赢得阵阵掌声。村民马玉说:“接地气、有感情,老百姓都听得懂!”

“新青年歌舞团开展的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矛盾纠纷调解等工作,内容丰富、群众欢迎,推动乡风文明更上层楼!”党湾镇党建办副主任孙春芳说,“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推动基层宣传思想工作走得更实更深。”

对一个个文化管家、文艺工作者,老百姓总是用朴实无华的方式表达内心的喜爱——递过来的热水和板凳,亲切的招呼 and 拥抱,亲手晒的萝卜干、自家种的瓜果……

“我们的舞台在乡间。农村天地广阔,青春大有可为。”说这话时,孔璐瑶嘴角上扬,自信而坚定。

图①:新青年歌舞团在萧山区三头村文化礼堂演出。 朱凌海摄

图②:专业舞蹈老师给村民排练舞蹈。 本报记者 郑海鸥摄

图③:新青年歌舞团在萧山区尖山下村表演川剧变脸。

图④:戴村镇村民艺术团演员表演越剧《盘夫索夫》。

图③④均为受访者提供

人文茶座

台上唱腔婉转、舞姿飘逸,台下聚精会神、掌声连连。近年来,越来越多文艺院团积极开展送戏下乡,不但令乡村群众大饱眼福、大过戏瘾,也激发了文艺院团的生机活力,坚定了传承发展传统戏曲的信心。

送戏下乡的意义不仅仅是满足乡村群众对高质量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更是培养和扩大观众群体、厚植戏曲传承发展土壤的有效举措。

随着互联网短视频等新媒体的流行,观众流失成为所有传统戏曲面临的共同问题,观众群体的老龄化所带来的市场萎缩、青黄不接是文化传承发展所必须解决的突出问题。而乡村正是传统戏曲的沃土,

引了一批小戏迷学京剧,有的孩子如今已加入京剧院,成为送戏下乡的中坚力量。现在不少文艺团体年均送戏下乡演出数百场,观众达数十万,送戏下乡呈现出“演得激情、看得热烈”的喜人景象。

明代大学士丘濬曾指出,戏曲“人人观看,皆能通晓,尤易感动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不自觉……虽是一场假托之言,实关万世纲常之理”。传统戏曲润物无声地传递着仁义礼智信等中华传统美德,对群众的道德风尚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传统乡村社会里,正是通过看戏,许多人学会了明辨是非善恶、感悟着家国情怀、寄托着美好希望。用古人的话说,戏

根向下扎 花向上开

张贺

庞大的观众群体给文艺院团提供了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许多乡村至今仍保留着戏台,每逢年节,总要搬演戏曲,许多老乡仍保留着听戏唱戏的爱好。

东北农村流行一句话:“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西北老乡说:“秦腔就是咱秦腔的魂儿”;浙江乡亲把越剧视为文化名片,以人人会唱为荣……这种热爱是传统戏曲社会基础深厚的明证,也是文艺院团克服困难坚持送戏下乡的原动力。

送戏下乡有效激活了农民的观戏热情,使听戏唱戏的爱好和习惯得以保持。

“百闻不如一见”,许多年轻人正是在面对面观赏时发现了传统戏曲的魅力。宁夏京剧院“文化大篷车”走乡串户,吸

曲可以“正人心”“淳风俗”,对于世道人心功莫大焉。

今天我们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传统戏曲依然可以发挥以文化人、淳风化俗的重要作用。

河南许昌鄢陵县豫剧团坚持送戏下乡60多年,既演老戏也演新戏,针对农村高价彩礼等陋俗编创的《彩礼情缘》,讲述了一对青年摒弃落后习俗、走上创业致富之路的故事,备受乡亲们喜爱。

根向下扎、花向上开。送戏下乡打开了传统戏曲传承发展的空间。扎根于农耕文明的土壤、吮吸着乡土文化的营养,传统戏曲一定会在观众的热爱中生生不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作出新的贡献。

北京怀柔区保护修缮箭扣长城

拿出“绣花功夫” 精细保护

本报记者 何思琦

沿着山路盘桓上升,行至北京市怀柔区雁栖镇西栅子村。村子四面环山,远眺山脊,箭扣长城雄踞于此。这是万里长城沿线著名的险段之一,因整段长城蜿蜒呈W状,形如满弓扣箭而得名。

“第五期保护修缮项目开工!”山脚下,长城保护修复实践基地大门口,一场开工仪式不久前在这里举行。现场,一面白墙上绘就了形如“苍龙”的长城,留白处,“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8个大字格外醒目。

“第五期保护修缮项目开工!”山脚下,长城保护修复实践基地大门口,一场开工仪式不久前在这里举行。现场,一面白墙上绘就了形如“苍龙”的长城,留白处,“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8个大字格外醒目。

先考古后动土。为了避免出现考古和修缮施工脱节、中间空档期较长的问题,这一轮修缮力求“考古先行”、与修缮施工“无缝衔接”,又一段古老长城拿到“病情诊治方案”。

穿过层层密林,顺着一条由修缮工匠和驮料的骡子一步步踩出来的羊肠小路,“慢走少歇”约一个半小时,眼前终于一片明朗。

箭扣段长城东起牛角边(顶),西至九眼楼,全长7850米,自2016年起已经连续开展了4期修缮工程,总长度4520米。

“慢慢考古,慢慢修缮”,目前已有火铳等众多文物出土,还发现大量灰炆和碳化物遗存。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更精细化,发挥工匠精神,不赶工期,不留遗憾!”在箭扣长城120号敌台考古发掘现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项目考古负责人尚昕说。

自今年4月考古发掘进场以来,植物、动物、材料、金属、环境等多学科的科技考古手段

被广泛应用。“通过科技考古,包括对长城出土文物的分析检测和解读等,我们有了很多之前文献中没有提及的新收获。”尚昕介绍。

边考古发掘,边修缮施工。目光移至122号敌台,工匠们正在砌砖,一位头戴红色安全帽、身穿蓝色马甲的老人在一旁细细端详着。“这块砖‘随旧’处理,颜色反差有点大;这个地方按照‘随残’标准来看,还是差点儿啊……”

说话的是怀柔区文物管理所技术顾问、长城修缮专家程永茂。参与长城修缮工作20年,他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遗址长城保护修缮流程”。“要拿出‘绣花功夫’,认认真真修长城,容不得丝毫马虎。”程永茂说。

程永茂手拿一台小相机,对着122号敌台东侧一段残存的石台台阶仔细拍下照片,“我得记录下来施工前期、中期和修复完成后的对比图。做好长城保护工作,要做到8个字:认真、用心、尽责,缺一项都不行。”程永茂说。

长城保护修缮,传统工艺和科技手段,一个都不能少。该项目还将开展全程数字化记录工作,通过数字信息采集、三维建模等为修缮工程留下全过程数字档案。

“长城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离不开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广泛参与,近年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长城保护局面已经基本形成。”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初迎霞说。

本版责编:郑海鸥 版式设计:沈亦玲

